

韦秋桐 谭亚洲 著

毛南族神话研究



主 编：丘振声
范 阳
副主编：潘其旭
陆 里



广西各族民间
文艺研究丛书

广西人民出版社

GVANGJSIH GAK CUZ MINZGENH
VWNZI YENZGIU CUNGZSUH

PDG

韦秋桐 谭亚洲 著

毛南族神话研究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金 虹

特约编辑：过 竹

装帧设计：伍小东

毛南族神话研究

韦秋桐 谭亚洲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广西师院印刷厂印刷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5.8印张 130千字

ISBN 7-219-02825-3/I·607

定价：8.00元

前　　言

范　　阳

广西是多民族地区，历史悠久，民族文化艺术遗产十分丰富。各族民歌、民间诗文、故事传说、花山崖画、出土铜鼓、壮剧艺术、壮锦绣等，早已饮誉海内，蜚声域外。研究和探索广西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历史背景，它赖以存在的土壤，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气息，以及它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继承、演变的规律等等，对于提高各民族的自信心，发扬各民族的优良文化艺术传统，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文化艺术事业，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我国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人类早年所创造的文化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永久的魅力”。这是因为“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4页）各民族古代的文化艺术往往有其高超的、不可企及的优点。马克思曾以古希腊的艺术和史诗为例，论述过这一点。由于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是由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们对自然、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理解决定的，因此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文化艺术的繁荣时期，并不同社会物质生产的一般发展成比例。许多有重要意义的文化艺术形式，往往在艺

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有可能产生和形成，例如广西的铜鼓艺术、唱诗艺术以及各个少数民族的舞蹈艺术、建筑艺术、服饰艺术、绘画艺术等等就是如此。现代人的特性和品格，在远古神话产生的野蛮时代已经植下根基。马克思指出：“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的较高的特性就开始发展起来。个人尊严、雄辩口才、宗教感情、正直、刚毅、勇敢，当时已成为品格的一般特点，但和它们一同出现的还有残酷、诡诈和狂热。”（《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卷第5页）经过社会历史漫长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在更高的基础上，古代人的某些品格，又在现代人身上重复出现。古今是相通的。对人类早期的文化艺术，现代人也能产生美感，获得艺术享受。左江流域的崖壁画，是二千年前壮族先民既骆越人及其后裔所绘制，尽管时光流逝，风雨侵蚀，色彩斑驳，但仍能以其古朴、粗犷、对称、和谐的构图和笔触，引发现代人的审美感。广西各民族的先民所创造的艺术瑰宝，是对各族人民进行美育、陶冶性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建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组成部分的民族文化艺术，不可能离开它原有的基础而独自发展，即不可能离开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漫长历史阶段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根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我们的方针，但具体做起来，需要极其谨慎，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有重要意义”的文化艺术的形式，它本身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甚至有着极其顽强的保守性，如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形式就有这种特性。“旧瓶”往往可以装“新酒”。我们对前人创造的闪烁着民族智慧的艺术瑰宝，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寻找其演变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普遍性形式和有用因素，扬弃其带有历史、阶级局限性的特殊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研

究、探索各民族不同品种的文化艺术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为建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伟大的系统工程，提供必要的养料。为达到这个目的，本《丛书》的内容包括广西各民族的文学、美学、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建筑、服饰等等，以期比较全面地反映广西各民族文化艺术的历史面貌和历史经验。

《广西各族民间文艺研究丛书》的编撰，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在此前提下，适当吸收和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力求做到翔实的材料和明确的观点相统一，历史的发展和逻辑的进程相统一，熔知识性和科学性于一炉。由于本《丛书》是专题性的系统研究、探索民族特色和发展规律的著作。自应遵循“百家争鸣”方针，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均尊重作者的观点和风格。

《丛书》在酝酿、撰写过程中，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关怀，也得到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广西分会、广西图书馆、广西博物馆等有关单位领导的热情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由于作者和编者水平有限，无论材料或观点，都可能出现错漏，敬请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教，以便再版修正。

1994年1月18日
于广西社会科学院宿舍三栋楼

序

丘振声

一个民族，无论其人数多少，能够长期地存在，并且不断发展，这就表明这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独特的品格与独特的文化，是其他民族所不能代替的。她的存在也就给其他民族提供可以借鉴的东西。广西的毛南族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

毛南族直至今天，人口不过有七万左右。可是，她与壮族一样是个古老的民族，是古代百越族的一个支系，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在语音、语调、语序以及基本词汇方面与同一语族的壮语、侗语、仫佬语和水语有许多共同点和相似之处，尤其是与水语更为接近（莫家仁《毛南族》）。自宋代以来，在一些汉文古籍里，就不断以“茅滩”、“茆滩”、“冒南”、“毛滩”等称呼她。八十年代才改称“毛南族”。

毛南族的主要聚居地是现在广西环江县的毛南山中，以其地势之高低而分称为上南、中南和下南。这里群峰林立，溶洞幽深，云雾飘渺，绿树森森，山泉潺潺，山与山之间有大小不等的弄场，河谷有少许平地。人们世世代代就在这奇山秀水中繁衍生息。奇特的环境，造就毛南人勤劳而善良的性格，启迪了他们丰富的想象，他们创造了灿烂多姿的文化。有优美的民歌，古朴的民间舞蹈，独具特色的石雕与木雕艺术，还有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

有一个《找幸福》的仙话故事，说一位穷苦的毛南青年，日子过不去，长途跋涉去找寻幸福。当他找到南极仙翁时，只代别人问了三件事，一是哑女怎样才会讲话，二是鲤鱼怎样才能跳龙门以及桃花如何才能结果。当他问完了这三件事后，南极仙翁再也不准问其他的事情，因为按规定，每人每次只能问三件事。这位青年只好返程，一一告诉那三位托问者。种桃的老者在桃花树下挖出两担金子，桃花结满果实，鲤鱼拔掉了自己的两根胡须，跳上龙门，十八岁的哑女也开口说话。于是，她成了这位青年人的妻子，种桃的老者在他们举行婚礼时送来两担金子，鲤鱼送他们一颗明珠。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这个故事意在表明“为别人寻得幸福，自己也得到了幸福”。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贫女挑水遇仙婆，悉心照顾仙婆而变得美貌幸福（《八女挑水》）等，生动地表现了毛南族人民舍己为人善良而朴实的品格。毛南族信奉道教，以神仙为尚。因此，仙话其实就是神话。

毛南族就是以这样一些神话，作为民族历史文化与伦理道德的教材，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形成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毛南族的神话故事，既有神奇而浪漫的色彩，又非常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人们不仅在大树下火塘旁讲述着神话故事，而且在各种民俗活动中，也都传扬着。就拿“还愿”来说，这是毛南族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几乎是全民参加的。无论是“架桥求花”的“红筵愿”，还是“除病消灾”的“黄筵愿”（前者叫“婆王愿”，后者称“雷王愿”），都离不开“神”，也就是要请神、敬神。而这些神们，却是民族的先民们处在幼稚的童年时期所创造的，是“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实质上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歪曲认识，带有浓厚的主观的成份。后来，师公和道们把这些神门，容纳进他们的《还愿》的唱本中，并加以渲染和张扬。而《还愿》唱本，就成了毛南族神话的神谱。它包容了三十

多尊神。每唱到一尊神，就讲述一通这尊神的“生平”以及他的职事。因此，有的学者称毛南的《还愿》的唱本，“是毛南族神话传说的大观园”（蒙国荣、王弋丁、过伟《毛南族文学史》），还有说它是“毛南族的《山海经》”（韦秋桐、谭亚洲《毛南族神话研究》，下引此书稿，不另注）。毛南族的《还愿》唱本，虽然带有一些迷信的成份，但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是毛南族神话的一部经典性的作品。它的抄本流行很广，异文也多。现在经谭亚洲同志搜集整理本是较完备的。谭亚洲称它为“大型神话历史剧”。这名称尽管不大确切，但无可否认，它包涵着毛南族的民间说唱、民间歌曲、民间舞蹈和神话故事等是一个综合性的“还愿”脚本，颇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毛南族有名字的神共有58尊，每一尊神都有一个神话故事。按人口比例，毛南族是一个造神最多的民族，是一个富于“造神”能力的民族。这一方面显示了这个民族的丰富的想象力和炽烈的感情，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个民族曾经历过一段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历史时期，无力对付那变幻莫测令人生畏的自然物和自然力，他们只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自己所创造的各种神祇的身上，希望通过神们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愿望，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为此，他们就尽可能地多创造一些神。

在造神时，固然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地创造，但又总是离不开民族的文化心理，民族的生活土壤。拉法格曾说过：“人创造自己的传说正如同创自己的思想一样；他们利用日常生活的材料。”因此，神们总是有着民族的烙印。那怕是从别的民族“借”来的神，也都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的，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理解去从新编织一番，使他们变成为自己民族神。比如社王，这是几乎各个民族都有的神，可是毛南族的社王，却有自己特殊的身世。社王因为是父亲死后才出生，因而他出生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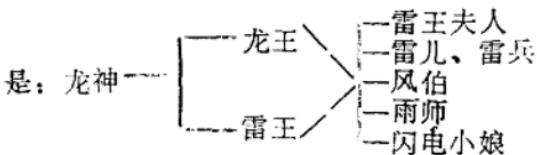
被母亲丢在荒野里，山羊便给他喂奶。七天后，母亲又把他抛到水塘里，凤凰展开翅膀让他垫睡。于是，他便活了下来，成为社王。山羊与凤凰，可能是古老的图腾神，社王的遭遇，是母权向父权过渡的曲折反映。毛南族的土地是个和蔼可亲的善神，他与暴躁凶恶的雷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雷王统治下的人们，都迁徙到土地神的领地里来。雷王为此便来攻打土地神，但土地神把他打败了。雷王逃回天上，放下洪水淹没大地，人类死光了，只剩下盘古兄妹，土地劝他们结婚，再造人类。这与壮族《布伯的故事》有点相似。此外，毛南族的土地神还有自己的爱情生活。他与毛南族姑娘谭三娘相好，而土司蒙官要抢占谭三娘，他只好与谭私奔，结果被土司杀害。人们对他们的婚姻深表同情。这些又带有浓厚的世俗味。

瑶王，是毛南族从瑶族“借”来的神。莫一大王、大师六官（莫六）等都是从壮族“借”来的，此外，还有一些是汉族移来的神，他们都已经穿上毛南族的衣饰，操毛南族的语言，落户在毛南山乡，与毛南人生活在一起。也成为毛南族的神了。恩格斯在论述氏族神时曾经指出：“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超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限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神，是人创造的，他们也象人一样，都有着一定的民族属性，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属于一定的民族。他们的命运，也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变化。看看韦秋桐、谭亚洲同志的这部《毛南族神话研究》专著，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毛南族神话研究》，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论述毛南族神话的著作，其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很值得一读。

首先，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肯定了毛南族神话的历史作用与审美价值，同时，又指出神话的复杂性，它含有迷信落后的成份。作者是毛南族新一代的学者与作家，他们对自己民族先辈的天才创造成果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又不忘记它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可取的。

其次，作者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对自己民族的神话进行梳理，力求使其条理化、系统化，能给人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他们按一般神话分类的原则，把毛南族神分为“创世神话”、“自然神话”、“人类起源神话”以及“英雄神话”等。并指出这些神话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形式来对自然现象作生物性的解释，表达人类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意愿和要求。他们并以此为依据设立章节，形成了全书的整体框架。他们还根据自己对本民族神话的认识，对一些神谱作了归纳。比如，他们认为龙神与风、雨、雷、电是同一“家族”的。它们的关系



这些看法，不无道理。使人不再停留在零星的认识水平上。其实，神的世界不过是人的世界的折光。

再次，这部专著所使用的材料，多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比如，《还愿》唱本，就是谭亚洲同志花了多年功夫收集，并对斟了一些异本整理翻译出来的。据说亚洲本人也会做“还愿”的法事，熟悉许多神话故事。他又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与理论水平。秋桐同志也是多年从事民间文艺研究的学者，对本民族的文艺（包括神话传说）也瞭如指掌。他们材料的筛选与鉴定，有着一定的

权威性。这就保证了这部专著的科学性。

这是一部带有开拓性的著作，不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好在它是第一部，它对今后毛南族的神话研究是一个可喜的开端。因此，它的出版是值得祝贺的。

1984、5、4、

目 录

第一章 毛南族创世神话	(1)
第一节 神话——原始人的科学	(1)
第二节 开辟神话——揭开宇宙的奥秘	(5)
第三节 由四方神到五方神——认识的一个飞跃	(12)
第二章 演变的龙神话	(17)
第一节 神秘的龙神话	(17)
第二节 由龙王到雷王——一元神演变为多元神	(20)
第三节 雷王夫人及先行官	(23)
第三章 人类起源神话	(27)
第一节 盘古兄妹与伏羲女娲	(27)
第二节 生殖崇拜与生殖神话	(31)
第三节 毛南族英雄神	(37)
第四章 神话与民族生存	(41)
第一节 毛南族保护神	(41)
第二节 发明创造神	(45)
第五章 神话与民族源流	(48)
第一节 神话与民族祖先	(48)
第二节 神话与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	(50)
第三节 神话与民族历史	(51)
第四节 毛南族始祖谭三孝疑解	(54)

第六章 神话与民族宗教	(62)
第一节 神话与原始宗教的融合	(62)
第二节 神话与三元祖师	(64)
第三节 神话与民间习俗	(69)
第七章 毛南族神话与西南少数民族神话	(73)
第一节 同宗同流的开辟神话	(73)
第二节 富于想象的人类起源神话	(76)
第三节 壮观的自然神话	(78)
第八章 神话与唱师文学	(82)
第一节 虔诚的敬神活动——“还愿”	(82)
第二节 《还愿》的宗教哲学思想	(84)
第三节 《还愿》的舞蹈艺术	(89)
第四节 《还愿》的文学价值	(92)
第九章 神话、仙话和人话	(102)
第一节 神话与传说故事	(102)
第二节 民族的传奇性经历	(108)
第三节 民族的习俗印记	(111)
后记	(114)
附录：毛南族传统师公神话歌舞剧——还愿	(116)

第一章 毛南族创世神话

第一节 神话——原始人的科学

现代人要了解原始人的奥秘，最重要的途径是研究原始人创造的丰富多采的神话。神话是原始人的科学，是原始人认识世界及支配世界的百科全书。马克思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①这种“土壤”，不仅孕育了灿烂的艺术，同时也孕育了众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认为，“科学”所指的将包含着人类的全部学问或知识，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同样源于古代的自然哲学，这是毫无疑问的。原始人“通过一系列的神及神们的行事来认识事物、解释自然，反映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反映劳动的经验和生活知识，并用以指导生活。虽然这些神话在今天看来是那样荒诞无稽，但它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理论和思想武器。”②可以说，它在“非科学的外衣掩盖下，有着不少科学的因素和萌芽。”③

人类降生于世，有别于其他生物的最主要的要算是有发达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

②③ 周明：《试论原始神话的科学性》见《神话新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认识器官——大脑的不断进化和完善。人类以自己的生存为感知四周事物和认识宇宙的起点，本能地寻求赖以生存的物质，日益扩大与外界的接触，而在频繁地与自然界及人群的交往活动中，使他们跨越了重重障碍，一步一步地走向同自身机体发展相适应的自由王国，从蒙昧社会进入文明社会。

毛南族和其他民族一样，虽然起源得比较晚，却没有超越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但是，毛南族先民作为一个群体聚居在黔桂边境的大石山区里，自何时始，目前尚难以确定。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最早见于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宜（州）处于群蛮之腹，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镇，荔波、五峒、茅滩、抚水诸蛮。”这“茅滩”乃是毛南族先民聚居的地方（也是古时的族称），它位于自贵州流入广西的打狗河的东岸，是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素称为“毛南山乡”的上南、下南地区（解放前有上、中、下三南之称）。1987年成立毛南族自治县的时候，毛南族总人口达6万多人，90%聚居在环江县境内，最集中的聚居点便是“毛南山乡”。在这里，可以听到圆润悦耳的毛南族自己的民族语言，可看到别具一格依山而立的竹楼建房艺术，而从毛南人民的生产技术、生活习惯、思想情趣及地方风俗等诸多方面的民族活动中，会使我们感到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并非凡俗，而是具有极富于进取精神的民族特色。

神话并非出于空想，而是基于原始人的现实生活。“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应。”①当人类脱离了一般动物而会使用简单工具之后，便开始对自己藉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发生兴趣，但认识却是极为简单幼稚的，由于“两手教导头脑，随后聪明一些的头脑教导两手，

①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

以及聪明的两手再度更有力地促进头脑的发展。”①原始人对周围世界便产生了朦胧的概念，在自己的想象中周围世界似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而又威力无比的神灵和魔力，这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能使风雨雷电击搏，太阳月亮东起西落，周而复始，虹霓云霞的莫测变幻，以及山川的沉浮，洪水的暴涨，火山的喷射等，人们对大自然发生的难以预测的各种现象归究为神灵的作用，因而使人们由肃然惊奇到虔诚崇拜，这便产生了原始人类的宗教意识和神话意识。由于这种意识的逐步加深，人们赋予种种自然现象以一种灵气——一种有生命的神灵和精怪，成为原始人虔诚敬奉和图腾崇拜的物象，这就形成了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说：“由于对自然缺少认识，人创造了种种的神，这些神成为他的希望和畏惧的唯一对象。”②鲁迅十分简明地概括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③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④毛南族原始先民创造的各种神及神话，正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表达人类的某种欲望和要求，通过神话的传承，传授生产技术，进行社会伦理道德教育及审美娱乐教育，以求牢记人类文明和宗教渊源的作用。

①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

②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13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见《鲁迅全集》八卷。

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13页。